



蘇談

姚守重士

吳門楊循吉

革除年間太守姚公最為重士嘗禮俞貞木於布衣之中數數饋以薪米因此遂復得錢繼中二老儒皆徵出部下自姚公折節顧好悉為貴客郡中常開宴彥士並集一右列指使據坐上席繼中罵之貞木踐繼中足勸使勿罵繼中罵愈急太守聞故繼中曰公今日設會當以尊士為重更無日子使一武臣坐諸賓上取右列慚

謝退避下座是時四海初定武公方盛衛將赫
赫在姚公固不敢與之抗禮置之上坐蓋非其
本心云而繼中當筵叱罵太守爲之彌縫周全
指使爲之從容避席皆可謂難得者也

黠妓賺詩

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詩秀雲好詩
繆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爲詩
百首贈我以爲聘資乎體方信之爲賦至六十
餘篇而沒情致清婉傳誦林然是妓性實黠
慧利於多得其詩而已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

方之爲詩時人多坐其老耄被詒而欣然每談
於人以爲奇遇焉

韓公有度量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之斬
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
都府聽治焉門列畫鼓數十而每有出入則飽
之以爲節凡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
之富貴其尊嚴擬於主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
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筭而士氣懾伏無
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息不出至于今

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侈一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矣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參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見爲不廢也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

僧中善記

陽山寺僧道岳能默誦法華經七軸熟如注水每旦入城則沿途持以爲課至半道輒一周焉

他如圓覺了義慈悲懺法金光明地藏皆能口述不煩披閱余惟華嚴般若則稍對經本然閉目亦能諷誦略據行墨而已吾輩士人固多愧之也

吳中醫派

今吳中醫稱天下盖有自矣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脩既盡其術來吳爲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爲儒未知醫也慕而謁焉因咨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

駭以爲不如恐壞其技於是登堂拜母以定交
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原禮有彥脩醫
案十卷秘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知其藏處
俟其出也徑取之歸原禮還而失醫案悔甚嘆
曰惜哉吾不能終爲此惠也於是仲光之醫名
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

史明古脩志

史明古脩吳江縣志欲列山川爲一門吳江本
無山循古因論間及此問之明古曰橫山亦在
吾邑境內循古曰橫山是吳縣山吳江但得一

角耳豈可相割與平時都玄敬亦在座相與一
笑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
六處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
公詩必才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
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
還客也尤密者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
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阿瑛好事而能文
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麗亦時動人故

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則亦非獨以財
故也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家僧

吳都憲膽氣

常熟吳都憲訥少爲士時素負氣剛介章御史
珪於都憲差後然亦一不屈士也二人不相下
各以豪邁自雄欲鬪見之福山有東嶽祠塑鄩
都獄至爲猙惡又爲機括設伏於地下人不知
躡之則有群偶鬼萃而捨焉殿堂闐寂人非携
一二伴侶不敢單身而入也章與吳約以月黑
天陰之時獨往以散餅爲驗每鬼前必留一餅

約既定章私先往福山匿神帳中吳持餅諸鬼
前每至一鬼必云與汝一箇大章所匿處章伸
手出乞我也要一箇吳遂以餅與之云也與汝
一箇殊無驚異由是章大驚服後吳仕至都御
史亦多有著述爲時名儒焉然福山今亦焚毀
余數年前一至土偶零落無復向日之可駭者
矣

常熟酒令

常熟士人飲酒立令至爲嚴酷杯中餘瀝有一
滴則罰一杯若至四滴五滴亦罰如其數人惟

酒錄事是聽不敢辭也又其爲例頗多如不說後語及落臺說話不檢舉飲不如法皆有罰罰而辯者爲攬令亦有罰必滿飲飲復犯令則復罰雖十罰必罰十杯無一恕者其爲深刻慘酷殆杯勺中商君矣如飲者飲本乾主令者故欲其飲則驗杯喝云有五滴則徑罰五杯或主令者初舉酒時揚杯喝云如法而不告以其故及飲者効之揚杯則喝云不如法不得不飲故其宴會非有深量者未有不被荼毒者也不知此法起於何人亦不仁之甚矣然亦其本色自行

之他邑不用也飲酒本以爲歡乃苦人如是豈善飲乎

中峯草堂

中峯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旣高四衆皈向凡建所謂幻住庵者有數十處今在吳中者居吾家鴈蕩村之西無二里遠也殘碑墮草莽中雖殿堂三間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禪師之所築也故老相傳建此庵時馮海粟煉泥趙子昂搬運中峯自以塗壁即此草堂是也或謂馮趙二公貴爲王臣豈屑爲是此俗人之見耳前

人高勝處至多要此亦是其標致常事何足怪也

武功治水

武功在章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

道武功就徃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鉄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盖鉄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之

姚少師廣孝雅量

少師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一縣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答而訊之少師受答不自道丞使人緘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

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獄
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
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
不罪也

林屋洞天

武功平生好奇每遇游覽必窮其勝林屋洞天
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游者武功列炬而
入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崇特爲幽妙壁上下
皆作金色有石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瑩如白
玉謂之曰金亭玉柱者是也中設石床類爲仙

者之外室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絕漸爲深不
能前矣不知何人題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
間書也武功欲留作其間爲同游俗子所促悵
然而出自後更無往者

東平誌異

前輩王某正統中爲東平州判官因濬水於石
堤下得一壙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
後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葬河東王異之顧
河東果有義塚乃移葬焉後王陞知州嘆曰前
人止言我爲州判今至握印得無過乎竟終於

官其子洪與余交親言之也

文襄仁政

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文襄佛囑

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即如以年齒論之彼長吾蓋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桐村事武

周伯器寓客吳中以教授爲業正統末福建盜作金尚書統兵往征厥討伯器拱立胥門水次自薦唱曰有嘉興儒人周鼎願効力軍前尚書壯之顧其衣猶儒服謂曰旣趨武事難仍舊衣伯器曰諾亟易短袍戴小帽束腰而進尚書納之後至福中遂爲尚書親信凡帳前合用文字皆令製焉賊平論功尚書與張僉都不協其勞不得盡上止爲沐陽典史

蘇治失火

况守時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也
火熄况守出坐礫場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
舍亟自草奏一力歸罪已躬更不以累吏也初
吏自知當死况守嘆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
足當哉奏上罪止罰俸而已

東里薦吳人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
有三人則天下不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揚仲舉
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
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宦匠以一文嗣初教書

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 今人雖曰詩
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楊尚書遇仲舉

仲舉昔戍武昌楊文貞公爲學官以失印避罪
至其地流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值
雨偶憇仲舉之家見其方爲童子句讀與談有
契文貞因善易遂許授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
文貞以無資爲言仲舉即讓館與之而自教授
於他處徃返日十餘里不以爲勞文貞被薦乃
相引拔

文貞貴德

楊文貞公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至焉曰此門何不容有德之人先踐也

周巡撫解嘲

周文襄公以侍郎初蒞美化未孚歲適不登人譏之曰周白地文襄笑曰今年呼我周白地明年教汝米鋪地治未踰年粟米盈羨民間銀十兩至采米五十石

夏卿風致

夏太卿以七十致仕家居風度曠達爲吳中一

時人士所宗其子鉞奉之甚備太卿好與賓客游樂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鉞先令人通召太卿所善客集城外盤桓所以肩輿昇太卿至其處盡歡方歸盤桓大卿之別業也有林木花竹之勝太卿晚歲優游凡二十二年而下世太卿爲人善因娛飲後情暢則以杯擲起而接之歌弄自若其風韻如此近世所不復見也

劉氏世德

先外祖虞衡府君厚德人也先舅初爲學生小

試第一人以為賀府君曰須得鄉試如此方可喜耳及試應天府學士高毅得先舅之文而奇之曰是必山林老儒果擢第一揭曉日先舅才三十歲人來報府君曰且喜賢郎已作解元府君徐曰知會試如何顏色自若不異平時明年試禮部復魁天下府君得信復然府君後以先舅貴封虞衡主事為人好事禮佛諷經終身每坐竟日人有誑之者未嘗不信也年八十歲得疾數日延至次年元日而歿蓋復添一歲焉

薦人反噬

葉文莊公在兩廣巡按御史吳禎有小才文莊愛之遂舉同治戎事吳由此得驟為僉都既而吳不樂為之下謀傾葉結閣老李賢召之還鎮口外而已得獨任文莊後至吏部由此不薦一人與先舅參政劉公為莫逆交參政以文學知名四方而浮沉外藩二十年文莊不為引薦士論薄之或以其猶以禎故若其果然是何以一人之負已而遂以天下為皆然耶大臣之量恐不如是後文莊歿其家請參政作傳參政辭之縉紳稱快蓋文莊在吏部僅僅保祿卒至老死

未聞有進賢之稱云

壽不係人

酒之爲害有至酷烈者尊生之士不可不知也成化中故崇真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多夜向卧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是事非遠數年間耳大抵酒皆有火非但燒酒也然世固有一生飲酒而壽者吳中蔣大卿平生未嘗一夕脫於姬妾其飲酒至百鍾不醉今年九十餘也猶日行數十里也則亦其稟受之厚有酒色不得而損者乎若曰酒色不能害人則非也然不飲酒

而得壽者世固多有之吾家先伯祖老亦不絕姬妾惟不飲酒壽九十一而没又母族之一長者曹翁居京師年九十餘步履如壯人問其飲酒亦涓滴不飲也則可知飲酒之能損壽矣余以爲將大卿之飲酒得壽此自其得於天者厚耳不可學也吾家二老之不能飲酒登九十則養生者宜師之雖不能必如二老要亦有此理也若龔尚賢則其死信不由命可爲狂飲者之深戒也

陳氏世家

陳惟允在張太尉開府時爲潘左丞客甚貴常在馬上遇王止仲步來止仲嘗微賤不爲所齒惟允揚鞭呼云王行可去我家看盡止仲羞之前恨也止仲嘗稱惟允爲先友後有譏之者云當時止仲望惟允馬塵猶且不及安得與之爲友乎繼即五經博士爲西楊公所薦者也

萬三遺宅

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

萬四之在黃墩者耳

劉守鎮訛言

處州葉宗留叛時在童謠曰到中秋過蘇州人皆相傳驚疑不已或傳賊有二飛劍能殺人者人蓋惑之忽有決囚使臣自北來者郵卒執小黃旗馳報呼云殺人者至矣人聞之莫問其詳皆相傳報以爲處賊至也棄擔負皆返走入城自楓橋至閭門肩背相疊皆滿至不能行焉明日始定郡守執郵卒杖殺之

陸道判捐資

元時富人陸道原貨甲吳下爲甬里書院山長
一時名流咸與之游處莫年對其治財者二人
以貲曆付之曰吾產皆與汝惜爲汝禍耳道原
遂爲黃冠師居陳湖之上開瑞雲觀居之改名
宗靜又納貲爲道判時稱陸道判其故宅今爲
竹堂寺所謂二者其一即沈萬三秀也其一姓
葛亦富名不傳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家居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州過
蘇相與登城而游焉王公引其二子拜五經於

城上乞文遂爲命筆時五經老矣冥搜耗精至
成疾乃戒弗復親篇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
經爲之辭而不獲因怒曰若強吾作湏死耳客
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與之吾故人輩何
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之操觚而疾重遂
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其傷心役氣時甚
又况執筆對題爲世俗酬應之文亦何意味苟
非沛然有餘之才鮮有不爲所困者也

桐村健文

周伯器往來吳中常以文自賣平生所作蓋將

千篇開卷視之自初至終非堂記則墓銘耳甚至有慶壽哀挽之作亦縱橫其間然伯器之才特長於此每爲人作一篇必有所得多或銀一兩少則錢一二百文耳伯器每諾而許之一日作數篇不竭精粗間出在乎得者遇之然伯器稍舉筆便得成章細字正書雖起草亦然不見其勞也豈其才固有長於此者歟及旣死所遺論者無一篇識者惜其有才而錯用之也

巧仕

練從道御史初在太學時有例選諸生爲御史

堂上大臣各舉一人時吾鄉陳僖敏公在都察院俞尚書公在刑部從道先詣僖敏曰綱貪士窮約久矣適有御史之選本不敢覬然賴余公見憐已許相舉望公贊之勿沮其成也僖敏駭愕不意余公之舉之也領之而去然余公實未嘗有意舉之也從道則又詣余公請曰陳公將薦我公勿格之余亦愕然明日二公會于朝各以所聞相質乃始知從道有求薦之意而故爲此也然二公已各有所舉又從道鄉人涉嫌不可乃別請他堂上薦之從道竟得爲御史是時

從道嘗進中興十二策其言激切又有吏材二
公實畏之故爲所脅不敢不從焉

骰驗

韓公雍初浙江叅政居憂在郡中而兩廣蠻弗
靖朝廷以都御史起之令徃征焉公將行祖
客駢列酒間公持骰子祝曰看吾此行能撫定
諸夷不負委任願一擲六紅展手而六骰皆四
在盆焉衆客歡慶公爲引蒲及到廣一征悉定
卒如所祝

蘇談終

吳中徃哲記

本郡 楊循吉 撰

勲德第一凡四人

葉文莊公盛

武功伯徐公有貞

尚書楊公翥

都御史韓公雍

葉文莊公與中釋褐給事兵科彈驕將楊駿讀
疏廷內群臣震恐由是諫垣益重歷踐既久物
望咸歸乃以都御史兩鎮北邊一巡南徼所至

公署扁五大字曰不敢負朝廷每履一任而歸
舟無私載惟將書史數十篋而已晚歲登吏部
侍郎雖爲銓佐天下士大夫猶特憚之倚以爲
準高峻之節屹立朝端未嘗以公柄私惠親故
薨於位所著書殆幾百卷篤學辯博爲一時首
稱

武功伯徐公有貞夙負高才談鋒文氣並英邁
莫敵治水章秋載免泛溺之患景泰末歲贊決
鉅策忠重捐軀寔寓再朗晝日三接遂爲儒臣
之極遇一時廟堂大謨畫悉預參我朝野聳望

不幸讒構中作幾墮於死賴 天子明聖得末
減爲金齒之謫隨旋桑梓能以憂患自外放情
管絃泉石之間若忘其先貴賓侶乞文崇朝至
集援毫數行輒重購收去用是亦不落寔闕世
六十餘薨議者謂公人物殆是四海物望不但
爲吳之增重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公適以流落
相遇遂締爲布衣交廬陵旣貴首被登薦 景
皇帝在邸時爲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
臣爲禮部侍郎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公者僉

云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橐清貧至居
無安泊之處寓棲故人家耳此虜也先旣革心
向化詣闕表賀景皇帝製衣一襲面命服
之以觀其修短焉公手疏乞時朝太上皇帝
受尚書以歸及家居猶寒素如故不以身被上
知少見於顏色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帶
獨立階下未嘗先通於閹人及薨子津方八歲
朝京師景皇帝親引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
主簿天順初罷及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
靜退得免削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

雅量時稱長者必曰楊尚書

都御史韓公永熙弱冠時爲御史江西巡按吏
事精敏一道驚服年向三十已爲都御史復治
江西所立政令皆永用爲例如江南用周文襄
也以兵侍左遷浙叅不屑省事日務游覽以需
再召兩廣蠻賊不靖果拔公往伐追斬至大藤
峽威名大振賊悉遯去邊陲熙皞公乃畫治梧
州以身爲南中巨鎮自來諸蠻憑險時出爲患
及公旣申太伐始知以保命爲事不敢復持戈
鋌攻劫至其沒後十餘年猶然則餘威之懼人

也進士吳文舉奏立祠於廣祭以春秋未行

剛介第二九三人

僉事陳公祚

御史練公綱

長史顧公昌

僉事陳公永錫生有勁氣永樂進士也選入翰林
天筆親授河南參議坐與同寮交訟配均
州躬耕十載弊居粗食妻子共之宣德更化復
由白衣起為監察御史上疏勸讀大學衍義由
是得臯與骨肉十六人同錄下錦衣獄凡五年

蘇有二義士王處常季彥庸為歛錢饋

食英

廟御極赦出復以前官巡按湖廣坐劾

遼王

更得罪當斬會王事亦自發乃得以前奏不繆

免死三歷顛危弗移厥操後為福建僉事鄧茂

七起時獨以病在告不署事得無罪兩司皆譖

至驛通小官公獨完秩致政歸人以為忠公之

報焉

御史練公從道士基之役以太學生獻中興十

二策天順初入臺嘗因朝會抗劾羣臣

玉陛

宣有猶不能奪其直論朝縉歛避巡鹽淮上獨

按李駙馬罪觀其軀幹僅如中人而機慧內朗
吏牘精通一措足未嘗不以公法自律再巡福
建按一布政使被中解官歸然剛鯁之風沒齒
不屈

長史顧公德輝清介絕俗平生未嘗受人一蔬
之饋晚歲致仕家居詣人家誓不飲食留之輒
起去或主自啜茶公對之清談而已雖遠去數
里寧饑渴而歸其為人剛嚴高峻堅不自汚視
古廉士無慚焉

高逸第三九四人

王先生賓

安節龔先生大章

邢先生用理

杜先生瓊

王先生仲光志不願仕因自壞其面貌終身獨
居無妻子鬢髻布袍游行市中以賣藥自給所
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善枉謁衡門先生窺戶間
見輿僕森列呼曰勿驚吾母踰墻逸出姚守他
日却儀從獨候門下始接焉據坐受拜以道誨
之若師弟子也姚少師旣貴歸亦來訪弗肯見

之方盥掩面走吳隱君子宜爲冠

龔先主大章崑山老儒也躬秉特操竄伏田間肆力羣書著述不輟周文襄公嘗累候其家諮質治道因兩薦爲松江太倉教授皆堅遜不就先生善記國初典故至於文移案牘皆能誦之不遺有田三十畝仰食耕作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豆植麻詠歌自適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曰生吾足將何用哉歿年八十餘門人私議曰安節先生邢蠢齋先生用理亦不娶併僮僕無之所居室

中盡列古書無所不覽薪水之勞皆身自爲之日惟炊一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暖食敗牀破被蕭然如野僧之居也及扣之經史傳記無不知者客至惟清談不設湯茗有前輩數人每謁之必袖錢以往午則買食他處復就談焉老得疾歿所藏書皆爲門生持去

杜東原先生用嘉爲人醇和安定博通經史詞翰與其人品俱重一時郡守况伯律兩薦之皆固辭不赴晚歲持方竹杖出游朋舊間逍遙自娛號鹿冠老人歸則菜羹糲食怡怡如也家有

小圃不滿一畝上築瞻綠亭時亦以寓意筆耕
求食僅給而已不見其有憂貧之色浩然自足
老而彌堅雖古人無以加也尤善畫層巒疊嶂
師董源年八十一卒

著作第四九八八人

俞先生貞木

檢討陳公繼

副使張公和

叅政劉公昌

長史陳公紹先

祭酒陳公鑑

進士鄭公文康

訓導陳先生順

俞先生貞木其祖曰石澗先生精於易著書百
卷世居吳城郡學之傍水石幽媚代習儒業先
生文亦暢達當時貴之仕為都昌縣丞

檢討陳公嗣初為人長者永樂中楊文貞公薦
入翰林特被知遇每有顧問必在上左右老

而居吳多聞故實德尊行成咸仰以為宗工焉
稱曰陳五經家有綠水園吳中稱衣冠之族為

第一

副使張公節之眇一目既仕猶學讀漢書必三十遍提學浙江歿浙士數百來賻哭哀之如父文有篠菴集

叅政劉公欽謨早歲穎悟書過目不忘廷對以公字立說頗忤時宰抑不得及第乙巳之歲虜寇充斥作權論景泰史局開首預掄選作史論提學河南搜集殘碑作中州文表又作河南志晚宦廣中悲憶太安人作炎臺慟哭記以家在吳作蘇州續志裒撮聞見作懸笥鎖探記錄海

內人物作敘士平生所歷大都曰金臺南都曰雨花臺河南曰嵩臺廣東曰瓊臺蘇曰胥臺故有五臺集葉文莊公則其知己然未嘗干薦故不得大用

長史陳公紹先文質實書亦清媚家居後以筆硯食厚德人也年九十三歿

祭酒陳公輯熙未仕時嘗曰吾得爲錢塘令足矣及第爲詞臣有文名作大字勁健奇古當代珎之官終祭酒

進士鄭公文康崑山人生有疾第後不受職歸

臥山林其文鬱茂有氣官雖不達清望聳然
訓導陳先生永之爲人清介中歲遂致仕其文
醇和平淡所論說長於諷刺所著有閑中今古

風雅第五九十一人

劉先生原溥

張處士淮

沈氏二先生貞吉恒吉

僉事劉公鉅

陳先生完

徐先生庸

陳氏父子二處士體方大和
進士奚君原啓
院判周君庚

劉草窻先生原溥爲人氣高詩亦豪放爲御醫
在都下每觀人詩未嘗有愜意之作俯視一時
騷壇之士若培塿焉心所弗盈雖唐宋古人亦
攻論不借與郭登湯胤績同稱吟豪
張處士豫源貧甚落魄詩出口便成且新麗自
不知有才也破衣垢面與尋常人等合肥徐誌
以詩人自負謂蘇無詩人見豫源舉筆驚伏不

已後爲富人賭賦牡丹百篇一宿而就餉穀三十石性好酒朝暮不離杯勺竟以醉墮死水中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號南齋弟曰恒吉號同齋相城故家皆工唐律兼善繪事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錢帛購取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間自相唱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八十餘

僉事劉公廷美詩句清圓武功伯吟友也棄官時頭未白家有水竹之勝其畫尤精妙人不易得時稱鑒古

陳先生孟賢五經之子吟詩日鍛月煉必作貴重諷之聽者愛焉有侍姬曰梅花居士掌筆墨一時有孫繼康王孟南皆享高壽俱能詩徐用禮本富家以詩衰其吟詠大抵長於香奩之作亦膏梁之餘習也年亦登八十

陳體方老儒也詩思敏捷而嗜酒嘗從人乞飲飲時隨所求詩累篇輒成或但口占而已每被人拉向壁作詩必先索酒時有美句將死頭戴野花肩輿遍游田間狂醉三日乃捐世去其子曰陳大和

陳大和詩亦清美一生恒游僧舍號無任髮僧
所賦詠多禪語平生蹤跡非西峰則東嶺自來
吳中詩人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一日醉
死友人家

進士奚君原啓好吟詩以徐字爲韻凡賦數徐
久游場屋始得第題坊曰老桂

院判周君原已詩沉鬱忠厚吾得其詩未嘗不
三嘆兼善小楷今歿矣吳中失此詩人復何可
得

豪俠第六凡四

常熟劉以則

長洲沈孟淵

玉雪朱公子

陸孟昭參政

劉以則常熟人富而好客雖挾巫卜小技往謁
之無不有所贈名聞江湖過陽山花家見其門
繫耕牛數十頭嘆曰此賣牛牙郎家耶不交禮
竟去

沈孟淵相城儒家也被薦不受官終身遜處好
自標置恒着道衣逍遙林館之間每日設數筵

酒食以待客至若無客則令人於溪上望焉惟恐不至也

公子朱玉雪將家子豪邁不羈盛服肥馬往來士大夫間人許其豪武功伯之歸也日奉以游山水酒饌絲竹之費傾家不吝本不甚知書而特好詞翰武功有游山長短句數闕皆與之游所作

陸孟昭參政平生慷慨多交為刑部郎中在都下時諸司士大夫無不識者而皆與之善座上恒有數十客門外之車馬未嘗絕也未交者或

太湖新錄

遊洞庭西山詩叙

太湖諸山多奇秀兩洞庭爲之魁焉就而準之
西洞庭形勝尤廣蔚而丹垣石室僊蹤具在由
胥口至山麓凡五十里許故涉者多抱風濤之
慮非夙有山水奇癖不能暢然忘險一遊然則
騷客墨卿雖生於吳有終身不識洞庭者固亦
無足怪也余非荒於山水者然每聞人道洞庭
之勝則又以不獲一遊爲歉曩在己未之秋嘗
泛舟出西崦經犀渚登竹山望兩洞庭橫亘烟

水中隱隱若帶雖心領神往終未足以快素
今年癸亥夏五月始與客入太湖由涵村而上
止於友人陸氏之廬明日策馬登縹緲峰下憇
西湖寺僧為具食又擬謁毛公壇不果因飲於
資慶寺留凡四日而茲山勝地與覽其半所至
輒獲觴咏既喜償宿心併錄其篇以歆好遊之
士徐禎卿叙

自胥口入太湖

禎卿

洪波終古泛冥茫襟迭羣山地軸長水脉潤資
南國遠仙家深構玉堂涼沙邊過雨龍腥洌帆

下分食客鱸香許把一筇隨一艇不將崑閬羨
虛皇

和

文徵明

蒹葭繚繞帶胥塘百里沿洄笠澤長新水浮天
舟浩蕩遠山沈日對蒼涼風烟西去堪乘興雞
犬中流別有鄉咏得鱸肥人膾玉自敲漁榜荅
滄浪

登縹緲峰

禎卿

靈峰峻偉插吳天鹿道斜通密草間波瀾遙疑
下方雨烟明微見隔州山藥苗細染雲絲碧石

翳重生雉尾斑塵骨未仙留不得剛風吹冷布袍還

和

徵明

薙草遙遵鹿兔縱飛嵐拂袖映疎松平湖萬頃玻璃色落日千尋縹緲峰烟對吳都晴上掌秋風雲夢晚填膺無煩咋指傷韓愈儘有閑情在短筇

下縹緲峰小憩西湖寺

禎卿

歷盡欽崎馬倦行長松迎路寺門平生蔬薦雨僧齋薄寒搦眠雲客思清龍藏護深高閣靜佛

燈光遍小池明殿前有半池西來為訪靈仙蹟併與

禪家結晚盟

和

徵明

迴嶼懸藤稍倦攀稅鞍中路得禪關百年清淨山中債半日浮生竹院間小雨磬聲延午夢方池雲影淡秋顏此時別有堪誇事得與高僧共往還

經桃花塢

禎卿

猶有佳名照荒寂百年塵跡已都非繁筐日煖桑錢貴沃土風輕荳葉肥草木歲深應委腐山

原春好欠芳菲誰能更買千株種走馬來看十里緋

和

徵明

夕陽下馬桃花塢不見桃花塢亦秦谿豁春風空舊夢柴扉流水或秦人圖經可按桑田異詩客多情燕麥新不用苦辛仍買種梁園金谷總成塵

遊林屋洞

禎卿

劃然中豁益然浮一徑微通玉府幽籠炬漸遙無燕擾相傳有石燕遇火則觸滅扶筇多躓有狼憂餘時在

厄苔泥淺漬寒濡足雲石餘筋銳觸頭丹刻縱存何處覓十年飽願只虛酬相傳有夏禹丹書在穴

和

徵明

裹糧懷炬探幽玄稍即鈴呀復曠然蕩瀟微聞頭上浪光晶別有地中天千年何處尙丹刻一勺憐君負紫泉還嘆虛酬十年願祇應凡骨未能僊洞有紫泉飲之長主

遊林屋洞歸道中偶作

禎卿

歷嶺循坡石路紆行邊濟弱有肩輿墻桑覆葉歆僧帽洞草分香上客裾積儉振家風俗美繁

寒傷橘地租虛他年若爲兒孫計合卜菟裘向
此居

和

徵明

玉虛靈府千年秘恣討知君眼境新平日登高
推短賦西來濟勝有輕身湖山四面天開寺橘
柚千家土著民他日菟裘如有意願携書劍作
比鄰

謁毛公壇雨不果

禎卿

三宿無緣拜真宰修誠清夜枉齋食豐泥已媿
妨長屐細雨虛煩淨小壇玉篆空埋雲蘚古

有鎮金丹誰鑿井淤乾有月井幽探却負山中
勝夢繞空庭檜影寒

和

徵明

擬攀棲迹拜靈仙辛苦佳期一雨愆短策空多
探古興方壇剛欠訪真緣興懷丹篆愁雲外敗
意簷聲客枕前賴是勝情初未減錦囊添得臥
遊篇

遊資慶寺

禎卿

啼禽聲斷野花疎一徑桑陰到淨居松掩重門
分兩院竹間別徑有精廬茶炊竈火薪啣鶴飯

洗雲波鉢繞魚慚是山僧塵土面靈珠何日拔
泥淤

和

徵明

老衲深居湖上山松扉斜掩磬聲寒袈裟對客
妨秋定蔬筍開厨破晚飡未媿逡巡留偈子自
緣踈野戀蒲團歸來烟月篇章富乞與幽人子
細看

遊洞庭東山詩序

洞庭兩山爲吳中勝絕處有具區映帶而無城
闕之接足以遐矚高寄而靈棲桀構又多古仙

逸民竒蹟信人區別境也余友徐子昌國近登
西山示余紀遊八詩予讀而和之於是西山之
勝無竅手披足躡固已隱然目睫間而東麓方
切傾企屬以事過湖遂獲升而遊焉留僅五日
歷有名之蹟四雖不能周覽羣勝而一山之勝
固在是矣一時觸目攄懷往往托之吟諷歸而
理詠得詩七首輒亦誇示徐子俾之繼響昔皮
襲美遊洞庭作古詩二十篇而陸魯望和之其
風流文雅至於今千載猶使人讀而興豔然考
之鹿門所題多西山之蹟而東山諸勝固未聞

天隨有倡也得微陸公猶有負乎予於陸公不能爲役而庶幾東山之行無負於徐子癸亥冬十月文徵明叙

過太湖

徵明

沙渚依依雲不動風烟漠漠鳥飛迴橫空暝色翻波去絕島秋聲繞對來今古奔騰疑地盡東南偉麗自天開眼中浩蕩扁舟在欲喚鴟夷醉一栢

和

禎卿

浮光滉滉漾瑤空神浚千年說禹功寒漲平烟

吞越嶠虛濤入夜撼蛟宮遙汀嚶嚶悲秋鴈落日微微颺晚風堪笑吳兒心侶石輕舟衝逆駕扁蓬

百街嶼

徵明

遙街百蹬轉欽崎落日扶輿下嶼遲與對蔽虧湖冉冉因山高下屋索索儉勤成俗從知富靈秀鍾人信有奇千載一行殊恨晚分金不見橋黃時

和

禎卿

塢僻雲深石逕迂漸從平履復崎嶇烟沉遠景

山藏屋林逗微明日墮湖佳境到時應就宿肩
輿停處合臨圖莫釐絕頂君還上得侶鄰峰縹
緲無

遊能仁彌勒二寺

徵明

鬱然臺殿鑲芙蓉見客山僧自打鐘小檻浮空
秋水閣虛亭墮影夕陽松泗州名在池無塔相傳
有泗州池能照僧伽塔影今廢飯石師歸寺有峰飯石禪師曾居此山至今
石峯欲掃南墻留半偈白雲回首愧塵蹤

和

禎卿

古殿秋荒落晚曛扣門先怕鹿驚羣靈池石亂

金龍隱梵磬聲清玉洞聞遊客到稀塵累鉢高
僧化後鶴哀雲幽懷愧失煩君問何日禪牀許
見分

宿靜觀樓

有玉守溪先生記

徵明

抱被何緣三宿戀燒燈一笑兩人俱秋山破夢
風生對夜水明樓月在湖據盡物華知地勝時
聞人語覺村孤不煩詩句追清賞太史楣間記
是圖

和

禎卿

峰掩晴窓水映簾便留三宿不虛淹閒雲愛客

長陪榻微月窺人直下簷昏籟靜來聞擾擾燈
花時自落纖纖知君詩學多新益新到眉山謁
子瞻

宿靈源寺

徵明

夜隨鐘梵入靈源一笑虛堂解帶眠旋接僧談
多舊識偶依禪榻豈前緣離離松檜搖山月兀
兀樓臺宿暝烟塵句何年傳到此壁間有
予詩篝燈
試讀已茫然

和

禎卿

家城歲晚欲迴舟山寺携衾作夜遊愛月不妨

寒步影脫冠微覺露濡頭蒲團對語僧圍燭
宴分題客咏秋怪是私情還廢寢鐘聲為破小
窓幽

遊翠峰寺

雪竇禪師道場

徵明

空翠夾輿松十里斷碑橫路寺千年遺蹤見說
降龍井裹茗來嘗悟道泉伏臘滿山收橘柚蒲
團倚戶泊雲烟書生分願無過此悔不曾參雪
竇禪

和

禎卿

香燈閑照古堂虛日午桐陰上井遲嘗橘客求

藏甕法煮茶僧乞啜泉詩聽經猶剩當年鹿好事誰摹宿草碑陳迹半消何處問令人空憶翠峯師

遊洞庭將歸再賦

徵明

城中遙指一螺蒼到此依然自一鄉曉鼓隔溪漁作市漁舟至則鳴鼓聚人秋風吹枳橘連壻名山更倚湖增勝清賞剛臨月有光正爾會心空又去不如僧住竹間房

和

禎卿

名山本自饒靈異還倚高人品價竒梵宇留將

題壁偈水妃傳得步虛詞遙聞暗浪風生早欲發歸帆月落遲知是不貽猿鶴怨雲棲元未有心期

太湖新錄

畢

題太湖新錄後

九栢山人呂憲

湖上東西兩洞庭二豪詩句動英靈令人歎慕
拋塵相與世流傳勝水經鵬鳥堪隨六月息君
山只是一螺青若為易地重搜覽他日歸吳更
細聽



